

旅游日记

生活在美国(一)

■王秋芳 文

儿子2001年赴美硕博连读美国法学院,毕业后在首都华盛顿K大街某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
10多年来,我和先生没有去过美国,先生说,不懂英文不会开车,到那里成了瞎子聋子瘸子,去干什么?我也害怕赴美手续繁多复杂。

出国前的准备

去年秋天,在儿子一再邀请下,我和先生决定到美国看看。
赴美领馆签证前,我们做足功课,在网上查了很多成功失败经验,将网上提到的需要的资料都复印齐全,签证前一晚我再次核对所有文件,突然想起儿子在美国的缴税证明很有力度,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儿子,让他将税单传真过来,做完这一切才安心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梅龙镇广场外排队,等了2个多小时,终于进入神秘的8楼签证大厅,经过一系列脱鞋、安检、按手印和等待,我和先生站到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签证官的小窗前。
“谁在美国?”签证官问。

我回答:“儿子。”
“他为什么要在美国?”我一时脑海中闪出很多答案“希望在世界一流城市一流律师事务所,办理世界最前沿的案例”“希望积累国际化的经验”,但脱口而出只有两个字:工作。
“他做什么工作?”我脑海中又闪现出很多儿子办过的成功案例,但迅速回答两个字:律师。
美丽的签证官快速转动鼠标滚轮,从电脑中查看我们和儿子的信息,我忙不迭将手中厚厚资料从小窗口下塞进去,签证官摆摆手表示不用,并说通过了。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先生个子高又站在旁边,脸都没有在小窗口亮相过。两个人都通过了?
她点点头。
我和先生快活地找了家餐厅举杯庆祝,看来去美国首先要战胜的是我们自己的胆怯心理。
回家后顾不得早起奔波的劳累,立马上网预定机票。上海到华盛顿没有直航,在哪里转机要选对。儿子每次回家基本在底特律或芝加哥转机,但我从网上看到那两个机场很大,转机要乘小火车,如果乘反了或乘过站就糟透了,

于是选择中国人较多的旧金山转机,又从网上下载了旧金山机场平面图和转机线路图,将如何从国际机场出来再转到国内机场的路线图和文字说明手抄一遍加深理解。接着我们到移动和联通开通国际电话业务并存足钱,下载并开通所有我们可能在美国使用的业务到新手提电脑,很繁琐也很兴奋。

飞行途中

我和先生终于乘上美联航飞机,看着机身高高昂着头,轰鸣着颤抖着飞上蓝天,心里感慨万千,要不是改革开放,我们工薪阶层怎么有能力送儿子出国留学,又怎么可能在退休后到美国探亲旅游。
经过11个多小时长途飞行到了旧金山机场,由于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我们轻松通过安检进入美国。旧金山机场大到出乎我们想象,按图索骥,我们顺利找到即将登机航班的登机口。坐下歇口气打开手机,马上收到中国大使馆发的短信,告知到美国后注意事项,以及如果碰到困难如何向大使馆求助,当时心里很温暖。但是想打电话给儿子时却怎么也操作不了,打开电脑想发送邮件也不能登陆。期间电话铃响,只听到儿子说了一声喂,就断线了。我茫然四顾都是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这么小的事情也不能麻烦大使馆,于是我走向一个看

上去很体面的白人中年男士:“Can you help me to make a call to my son?”(你能帮我打个电话给我儿子吗?)他很爽快答应,电话接通后他将手机给我和儿子通话。儿子说他会提前到机场接我们。
长舒一口气,感到肚子饿了,想想还要飞6个多小时,我们赶紧在机场吃了一大碗汤面。登上旧金山飞往华盛顿的飞机才明白,富裕发达的美国,国内航班座位间距很小很挤,6个多小时的飞行除了饮料不提供任何食品。
到了华盛顿机场,我找不到取行李的大转盘,询问后才知要乘小火车,到了大转盘前听到儿子声音,四周环顾发现儿子正向我们走来。我诧异问他怎么可以进入,儿子说这里已经是机场外面,任何人都可以进出。噢?要是小偷进来偷行李谁管?儿子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在美国超市购物
儿子平时一个人生活。虽然不开伙仓,但厨房间的储物柜和冰箱里满满的中西食品。先生很会烧饭大有用武之地。第二天我们又到附近超市采购。第一次我们很谨慎地买了十几美元东西,结账时先生拿出100美元,收银员大吃一惊,拿着100美元高高举起转来转去不知所措,先生赶紧拿出20美元,她连说Thank you!

拿到小票我仔细核对,发现正在促销的甜饼多收一美元,问收银员,她唧唧哇哇语速极快不知所云。先生说算了,我觉得第一次一定要弄明白,于是向一位正在理货的黑大叔招招手,黑大叔笑嘻嘻走过来,我把他领到甜品柜前,指着促销商品和小票价格,黑大叔点点头将我领到服务处,很快退给我含税1.03美元。
起初以为多收款是个别现象,但很快发现几乎每次购物都会被多收。最夸张的一次是在Target(塔吉特),这是仅次于沃尔玛的美国第二大超市。香蕉促销价每磅0.24美元,这个价格明显低于平时促销价0.48美元。我恐怕自己误读,指着香蕉问正在购物的一对白人小夫妻“This is twenty four cents one pound?”(这是每磅24美分吗?)小伙子仔细看了标签后回答是。但结账时价格明显高于我们心里预期,我对收银员黑妹妹说算错了,黑妹妹指着显示屏0.24给我看,但是我发现0.24下面不是lb(磅),而ea(每个),香蕉从来没有讨论“个”卖的,我说:“one pound,not each.”(每磅,不是每个。)黑妹妹又在电脑上捣鼓,我再一次查看显示屏没发现问题,但价格依然高于我们心算。先生不耐烦说不买了,于是我们扔下东西走人。
以后在Safeway等很多大型超市都碰到此类情况。

诗抒胸臆

吟荷花

■韩启纲

人道娇容别样红,
岂知身在淖泥中。
结根修性忠贞洁,
换得清香楚子风。

游泳

■韩启纲

暑寒季节两重山,
雨雪风霜若等闲。
蛙泳很萌姿态美,
狗爬虽丑体能蛮。
蝶潜水底入痴醉,
仰拨云天舒笑颜。
双手劈开千尺浪,
不甘生命被波圆。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闲话花样

轧轧苗头

■郑树林 文 剪纸

“做什么事情,你先要轧轧苗头,苗头勿轧苦头吃煞。”轧苗头这句话口头禅在上海人的生活工作学习中是不能缺少的。“轧苗头”这句话可以理解成看风使舵、察言观色。
如果谈朋友,不管是女朋友还是男朋友,在谈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轧苗头,如果苗头没有轧好,那么谈下去的机会就没有了,聪明的会轧苗头的就能做到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动作,就知道对方需要什么。轧苗头轧得好是样样好办,轧得不好可能就失去了机会。
夫妻之间有时候也需要轧苗头,今天妻子或者丈夫在单位里可能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由于夫妻之间缺少沟通一方没有轧苗头,明明说的一些夫妻之间的话,可由于心情不太好两个人就会争执起来,可另一方还以为对方存心找架吵,夫妻两人是越吵越厉害。
轧苗头是生活工作中必不可少

的一种处事方法,学会轧苗头就是要学会在适当的场合,讲适当的话,办适当的事。同样的一件事要想办成功,在什么环境什么状况下进行都需要轧轧苗头,这样的话就能事半功倍。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领导这几天可能因为有什么事不开心,而你汇报的时间没有掌握,导致明明是一件可以的OK的事也许就不行了,只能怪你没有轧好苗头了。
大人看到小孩工作之后,往往教的就是在单位一定要学会轧苗头,当然这句话可能还带有拍马屁的含义,那是另外一种解释了。



迎接夏天的月见草(新江湾城) ■薛介年

岁月悠悠

“聊天群”里看第二故乡巨变

■朱慰琦 文

前段时间,在网上加入了由当年在黑龙江农场5连北大荒战友创建的“五星山下”聊天群。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知青们在这广袤的黑土地上一同战斗、工作、生活的年代。
群里有一组“农场巨变”的实景照片让荒友们为之感叹,照片里一排排现代化住宅,矗立在当年我们亲手垦荒的土地上;一个环境优美、错落有致的住宅小区,撒落在五星山脚下;一条条现代化高速公路,在广袤的田野里纵横东西南北……这是我们连队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去年重返第二故乡黑龙江农场“探亲”时所拍的一组照片。照片里的情形不要说我们当年在下乡时没想到,就是在十几年前我们也都觉得是天方夜谭!
记得在农场当知青时,我曾有过遐想:农场濒临黑龙江畔,是否也能

像上海的外滩一样,在江边围起栏杆,装上长椅,按上路灯,在岸边铺设平整的水门汀小道,供游人江边漫步;五星山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是否可以像上海的公园一样,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这里的职工不再为温饱去山上拉柴禾、崩石头、捡蘑菇、采木耳,而是到山上轻松度假;山下的水库像镶嵌在绿绒毯里的一颗蓝宝石,是否也能成为一个游览景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遐想简直就是瞎想。而今看了“农场巨变”的一张张照片,当年“瞎想”竟然一一变成了现实。
在这组照片里有一张高速公路通往额图山顶的照片,让我想起了1969年的那个夏天。那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到额图去架设电话线杆。额图是个小渔村,位于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接的同江市东境,濒临黑龙江,是我国少数民族赫哲族人的居住地之一。一曲优美豪放的“乌苏里船歌”

正是赫哲族渔民捕鱼生活的生动写照。那时好想去额图,感受一下乌苏里船歌的意境,品尝一下大马哈鱼鲜美的味道,但我们架设电线杆任务就到山顶为止,而额图在山下,只能远眺了。在这组照片中我竟然找到了当年我们在山顶上架电线杆的地方,电线杆已经没有了,取代的是富有赫哲族民族特色的过街牌楼和映衬着的缤纷鲜花。
第二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让我梦牵魂绕,“家乡巨变”更引起了我对那个地方的思念。那天我在聊天群里写道:如果让我回到了那里,我要到当年我们播种的大田里,看现代化大型机械播种,飞机喷洒肥料;我要到当年我们伐木的深山里露宿、野营、聚餐;我要在当年我们玩水、洗衣服的小溪边听潺潺流水,声声蛙鸣;我要在当年我们开过荒的田野里,看缀满夜空的满天星斗与草从里繁星点点的萤火虫……

杨浦记忆

夕阳下的黄兴公园

■俞金铃 文

退休了,每天下午四点,我几乎都会骑上“老坦克”溜达黄兴公园,我喜欢夕阳下的公园。
此时,公园内游人不多。少数中老年人在健步走路;偶尔遇上领着孩子的老人在溜达,更显温馨;黄兴铜像前,隐约有歌声穿耳;休闲亭子环抱在绿树丛中,从里到外有许多中老年人,个个手拿歌纸,有中年妇女坐

着拉手风琴,站着的男士在吹萨克斯,随着音乐,大家看着一位老人指挥,一遍一遍说着唱着,唱着说着。
一个人慢慢在公园健步,根据路边的健步指示牌数据,走了有2000米。突然看见有几个老人手里拿着“炮筒”对着浣纱河里的鸟扫来扫去,我轻轻走过去,怕影响老人与鸟的合作,屏息看着河边鸟的舞步,飞了,溅水了,美极了。
一圈走完了,夕阳也已悄然隐退。